



艺术品鉴赏
艺术家推介平台

关注

现代快报

A29

2012.5.26 星期六

责任编辑 柳林
美编 时芸 组版 徐杨



克里斯·莱文的摄影作品《生命之轻》



1934年的伊丽莎白

为庆祝女王登基60周年，“女王：艺术与肖像”展览在英国国家画廊举行。展览呈现了官方对于王室叙事的口吻变化，也呈现了60年来英国民众对于王室的态度更迭。然而，有评论者认为，女王的肖像一定是平庸的作品，因为没有一位艺术家有机会了解女王其人，身为王室成员，注定要在其臣民组成的“圆形监狱”中了却此生。

东方早报

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冥想，她身裹白色皮毛，闭上眼睛，似乎暂时远离了她肩负的沉重责任。

这是摄影师克里斯·莱文的一件作品，它同另外59幅作品一起组成了名为“女王：艺术与肖像”的展览。为纪念女王登基60周年，该展览在全英巡回之后，终于回到首都，栖身英国国家肖像画廊。

从古板僵化的官方肖像，到朋克摇滚乐队性手枪封面上有些不敬意味的阐释，通过女王的一张张面孔，展览呈现了官方对于王室叙事的口吻变化，也呈现了60年来英国民众对于王室的态度更迭。然而，在60年执权之后，女王依然是一个谜。

英国作家威尔·希尔福在《卫报》上评论说，所有的女王肖像都很平庸，因为没有艺术家能够有机会真正了解女王本人。或者，女王根本就是一位平庸的上流社会妇人，从她身上，无法提炼出艺术元素。

伦敦卡通博物馆馆长安妮塔·奥布莱恩回忆说，在1968年前，报章杂志上很少有直接描绘女王的肖像，顶多是背影或侧脸。伦敦卡通博物馆在今年早些时候举办了“60年女王非官方肖像展”，首次以卡通形象来描绘女王或许可以追溯到1947年4月她21岁生日的时候，那时的伊丽莎白二世还不是女王，漫画家、维尼熊的作者受英国杂志Punch的委托，让伊丽莎白身着夏日裙装、手持鲜花，充满了甜蜜和尊重。

“我认为脱离女王形象，尝试着变得平凡，这是一个冒险的举动。”莫尔豪斯说，“当你的形象变得不那么正式，就有被看轻的危险。”

教授大卫·卡纳丁爵士在展览画册上受邀特别撰文，他认为，在后帝国时代的英国，人们更需要一个女性化的君主形象，她优雅地统治国家，而非粗暴地裁决臣民。他同时指出，尽管女王任内经历了诸多历史性的变化，包括大不列颠帝国版图的缩减，但毋庸置疑她依然是一位伟大的女王，或者说，是最伟大的。英国国家画廊声称展览呈现了“令人惊讶的艺术性创造”。

作家威尔·希尔福对这类吹捧性的表述不以为然，他指出，所有描绘女王的作品都是千篇一律的。他认为没有人——至少这些精心炮制作品的艺术家和摄影师中没有一个人——真正了解他们描绘的主人公到底是怎样的人。女王是包裹在华丽长袍中的一个谜团。尽管有关她的纪录片中她的侍女尽量“坦率直言”，尽管她的孩子的婚姻生活演变为一出出肥皂剧，尽管王室观察家研读她日常生活的每处细节，尽管她的生平被海伦·米伦扮演并搬上大银幕，女王本人依然保持着高深莫测的高贵姿态。

希尔福同时提出了另一种可能性，人们难以描绘女王的个性，或许是因为她实在过于平凡。希尔福将女王比作专业运动员，她一次次重复那些无聊乏味的规定动作，握手、挥别、接受献花，数十年来日复一日，最特别的灵魂也被注射了镇静剂。或者，女王应该被同情，因为她像犯人一般生活在人民的“圆形监狱”中，在她的数百万狱卒的众目睽睽之下持续她单调的工作。无论人们多么同情女王，她并没能成为更有趣的艺术主题。希尔福认为正确的展览标题是“女王：肖像”，因为肖像背后一无所有。肖像诉说着最基本的情感信息：坚忍、决心、宁静、母性等。

真正有才华的艺术家在女王面前同样一筹莫展。当上世纪60年代晚期，女王在战后对德国进行首次正式访问，李希特的两幅版画作品看起来发挥正常，但观者会更怀念他以往照片绘画中的哀婉动人，或者咄咄逼人。2001年，卢西安·弗洛伊德为女王作像，据说女王为之静坐了许久，而结果甚为平凡。在弗洛伊德最好的肖像作品中观众能感受到心灵和油彩的融合，而在那里，你只能看到，弗洛伊德描绘了他唯一可能创作出的样子。尽管王室的维护者批评这幅作品呈现出女王精神涣散、老态龙钟，但熟悉弗洛伊德作品的批评家认为这仅仅是弗洛伊德一贯的风格，而女王确实已经不年轻。



艺术家弗洛伊德正在绘制女王肖像



女王和丈夫菲利普亲王



女王和刚出生的查尔斯王子